

書 簾 藝 文 衆 大

咐 囑

圖 勞 吳 著 犁 孫



附 屬

譯勞 吳 著黎 孫

行印司公書圖下天

囑咐

著者 孫

犁

印行者

天下圖書公司

北平地安門內米糧庫二號
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號二五號

• 印翻准不 • 有所權版 •

月八年九四九一

版一第版北華造印平北在

大眾文藝叢書 第一輯

傅家寶 (小說集)	望南山 (中篇)	劉志丹的故事 (中篇)	在城郊前哨 (散文)	穆林女獻槍 (詩)	生死仇 (劇)
----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

趙樹理	陳明	王明	王明	王明	王明
-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北平地安門內大街二號
上海路四二〇號五二號

附 囑

一九四九年八月華北一版

基本定價

目次

光榮·····	一
澆園·····	三〇
紀念·····	四一
囑咐·····	五八

光 榮

饒陽縣城北有一個村莊，這村莊緊靠滹沱河，是個有名的擺渡口。大家知道，滹沱河在山裏受着約束，晝夜不停的號叫，到了平原，就今年向南一滾，明年往北一沖，自由自在的奔流。

河兩岸的居民，年年受害，就南北打起堤來，兩條堤中間全是河灘荒地，到了五六月間，河裏沒水，河灘上長起一層水柳、紅荊、和深深的蘆草。常常發水，柴火很缺，這一帶的男女青年孩子們，一到這個時候，就在炎炎的熱天，背上一個草筐，拿上一把鐮刀，散在河灘上，在日光草影裏，割那長長的蘆草，一低一仰，像一羣羣放牧的牛羊。

七七事變那一年，河灘上的蘆草長的很好，五月底，那蘆草已經能遮住那

些孩子們的各色各樣的頭巾。地裏很旱，沒有活做，這村裏的孩子們，就整天纏在河灘裏。

那時候，東西北三面都有了砲聲，漸漸東南面和西南面也響起砲來，證明敵人已經打過去了，這裏已經亡了國，人們已經當了亡國奴。國民黨的軍隊和官員，整天整夜從這條渡口往南逃，還不斷騷擾搶劫老百姓。

是從這時候激起了人們保家自衛的思想，北邊，高陽肅寧已經有人民自衛軍的組織。那時候，是一聲雷響，風雨齊來，自衛的組織，比什麼都傳流的快，今天這村成立了大隊部，明天那村也就安上了大鍋。青年們把所有的槍枝，把村中埋藏的、地主看家的、巡警局裏抓賭的槍枝，都弄了出來，背在肩上。槍，成了最重要的、最必需的、人們最喜愛的物件。漸漸人們想起來：卡住這些逃跑的軍隊，留下他們的槍枝。這意思很明白：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大敵壓境，你們不說打仗，反倒逃跑，好，留下槍枝，交給我們，看我們的吧。

先是在村裏，設好圈套，卡一個班或是小隊逃兵的槍，那常常是先擺下酒

宴，送上洋錢，然後動手。

後來，有些勇敢的人，赤手空拳，站在大道邊上，就卡住了槍枝，辦法就簡單了。

這渡口上原有一隻大船，現在河裏沒水，翻過船底，晒在河灘上。船主名叫尹廷玉，是個五十多的老頭子，弄了一輩子船，落了個車船店腳牙的壞名兒，可也沒置下產業。他有一個兒子剛剛十五歲，名叫原生，河裏有水的時候，幫父親弄弄船，現在船閒着，他也就整天跟着孩子們在河灘裏看過逃兵，看過飛機，割蘆葦草。

這一天，割滿了草筐，天也晚了，剛剛要繫緊繩子，往回裏走，他聽得背後有人叫了他一聲。

『原生！』

他回頭一看，是村西頭的一個姑娘，叫秀梅的，穿着一件短袖破白褂，拖着一雙破花鞋，提着小鏟跑過來，跑到原生跟前，一扯原生的袖子，就用鏟刀往東一指：東面是深深一帶蘆葦，正叫晚風吹的搖擺。

「什麼？」原生問。

秀梅低聲說：

「那道邊有一個逃兵，拿着一枝槍。」

原生問：

「就是一個人？」

「就是一個。」秀梅喘喘氣咬咬嘴唇，「新哪新的一枝大槍。」

「人們全回去了沒有？」原生周圍一看，想集合一些同伴，可是太陽已經下山，天邊只有一抹紅雲，看來河灘裏是冷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了。

「你一個人還不行嗎？」秀梅仰着頭問。

原生看見了這女孩子的兩隻大眼睛裏放射着光芒，就緊握他那鐮刀，撥動蘆草往東邊去了。秀梅看了看自己那一把彎彎的明亮的小鐮，跟在後邊，低聲說：

「去吧，我幫着你。」

「你不用來。」原生說。



原生從那個逃兵身後過去，那逃兵已經疲累得很，正低着頭包裹腳上的潦泡，槍枝放在一邊。原生一脚把他踢爬，拿起槍枝，回頭就跑，秀梅也就跟着跑起來，遮在頭上的小小的白布手巾也飄落下來，丟在後面。

到了村邊，兩個人才站下來喘喘

氣，秀梅說：

「我們也有一枝槍了，明天你就去當游擊隊！」

原生說：

「也有你的一份呢，咱兩個夥着吧！」

秀梅一撇嘴說：

「你當是一個雀蛋哩，兩個人夥着！你掌着去當兵吧，我要那個有

什麼用？」

原生說：

『對，我就去當兵。你聽見人家唱了沒：男的去當游擊隊，女的參加婦救會。咱們一塊去吧！』

『我不和你一塊去，叫你們小五和你一塊去吧！』秀梅笑一笑，就舞動小鐮回家去了。走了幾步回頭說：

『我把草筐和手巾丟了，吃了飯，你得和我去拿去，要不爹要罵我哩！』原生答應了。原生從此就成了人民解放軍的戰士，背着這枝槍打仗，後來也許換成『三八』，現在也許換成『美國自動步』了。

×

×

×

×

小五是原生的媳婦。這是原生的爹那年在船上，夜裏推牌九，一付天罡贏來的，比原生大好幾歲，現在二十了。

那時候當兵，還沒有拖尾巴這個丟人的名詞，原生去當兵，誰也不覺得怎樣，就是那登上自家的渡船，同伴們開走的時候，原生也不過望着那抱着小

弟弟站在堤岸柳樹下而的秀梅和一羣男女孩子們，嘻嘻笑了一陣，就算完事。這不像是離別，又不像是歡送。從這開始，這個十五歲的青年人，就在平原上夜晚行軍，黎明作戰；在阜平大黑山下砂石灘上艱苦練兵，在孟平聽那渾沱河清冷的急促的號叫；在五台雪夜的山林放哨；在黃昏的塞外，迎着晚風歌唱了。

他那個卡槍的伙伴秀梅，也真的在村裏當了幹部。村裏參軍的青年很多，她差不多忘記了那個小小的原生。戰爭，時間過的多快，每個人要想的，要做的，又是多麼豐富啊！

可是原生那個媳婦漸漸不安靜起來。先是常常和婆婆吵架，後來就是長期住娘家，後來竟是秋麥也不來。

來了，就找氣生，婆婆是個老好子人，先是覺得兒子不在家，害怕媳婦抱屈，處處將就，哄一陣，說一陣，解勸一陣，後來看着怎麼也不行，就說：

『人家在外頭的多着呢，就沒見過你這麼背晦的！』

『背晦，人家都有個家來，有個信來。』媳婦的眼皮和臉上的肉越發搭拉

下來。這個媳婦並不胖，可是就是在她高興的時候，她的眼皮和臉上的肉也是鬆鬆的搭拉着。

『他沒有信求，是離家遠的過。』婆婆說。

『叫人等着也得有個頭呀！』媳婦一轉臉就出去了。

婆婆生了氣，大聲喊：

『你說，你說，什麼是頭呀？』

從這以後，媳婦就更明目張胆起來，她來了，不大在家裏呆，好到街上去坐，半天半天的，人家紡線，她站在一邊閒磕牙，有些勤謹的人說她：『你坐的落意呀？』她就說：『做着活有什麼心花呀？誰能像你們呀！』等婆婆推好碾子，做熟了飯，她來到家裏，掀鍋就盛。還常說落後話，人家問她：『村裏抗日的多着呢，也不是你獨一份呀，誰也不做活，看你那漢子在前方吃什麼穿什麼呀？』她就說：『沒吃沒穿才好呢。』

公公要了半輩子落道，弄了一輩子船，是個有頭有臉好面子的人，看看兒媳越來越不像話，就和老婆子鬧，老婆子就會氣的罵自己的兒子。那幾年，近

處還有戰爭，她常常半夜半夜坐在房沿上，望着滿天的星星，聽那隆隆的砲響，這樣一來，就好像看見兒子的面，和兒子說了話，心裏也痛快一些了。並且狠狠的嘟噥：怎麼你就不回來，帶着那大砲，衝着這刁婆，狠狠的轟兩下子呢？小五的落後，在村裏造成了很壞的影響，一些老太太們看見她這個樣子，就不願叫兒子去當兵，說：『兒子走了不要緊，留下這個娘娘咱搪不開。』秀梅在村裏當幹部，有一天人們找了她來。正是夏天，一羣婦女在一家柁門洞裡做活，小五剛從娘家回來，穿一身鮮鮮亮亮的衣裳，站在一邊搖着扇子，一見秀梅過來，她那眼皮和臉皮，像玩獨腳戲一樣，瓜搭就落下來，扭過臉去。

那些青年婦女們見秀梅來了，都笑着說：

『秀梅姐快來涼快涼快吧！』說着就遞過麥熱來。有的就說：『這裏有個大頑固蛋，誰也剝不開，你快把她說服了吧！』

秀梅笑着坐下，小五就說：

『我是頑固，誰也別光說漂亮話！』



秀梅說：

『誰光說漂亮話來？咱村裏，你挨門數數，有多少在前方抗目的，有幾個像你的呀？』

『我怎麼樣？』小五轉過臉來，那臉叫這身鮮亮衣裳一陪襯，顯得多麼難看：『我沒有裝壞，把人家的挑着去當兵！』

『誰挑着你家的人去當兵？當兵是爲了國家的事，是光榮的！』秀梅說。

『光榮幾個錢一兩？』小五追着問：『我看也不能當衣裳，也不能當飯吃！』

『是！』秀梅說，『光榮不能當飯吃、當衣穿；光榮也不能當男人，一塊過日子！這得看是誰說，有的人窩窩囊囊吃上頓飽飯，穿上件衣裳就混的下，有的人還要想到比吃飯穿衣更光榮的事！』

別的婦女也說：

『秀梅說的一點也不假，打仗是爲了大夥，現在的青年人，誰還願意當炕頭上的漢子呀！』

小五冷笑着，用扇子拍着屁股說：

『說那麼漂亮幹什麼，是畫眉張的徒弟嗎，要不叫你，俺家那個當不了兵！』

秀梅說：『哈！你是說，我和原生卡了一枝槍，他才當了兵？我覺着這不算錯，原生拿着那枝槍，真的替國家出了力，我還覺着光榮呢！你也該覺着光榮。』

『俺不要光榮！』小五說：『你光榮吧，照你這麼說，你還是國家的功臣呢，真是木頭眼鏡。』

『我也不是什麼功臣，你家的人才是功臣呢！』秀梅說。
『那不是俺家的人。』小五絲聲漾氣的說：『你不是幹部嗎？我要和他離婚！』

大夥都一愣，望着秀梅。秀梅說：

『你不能離婚，你的男人在前方作戰！』

『有個頭沒有？』小五說。

『怎麼沒頭，打敗日本就是頭。』

『我等不來，』小五說：『你們能等可就別尋婆家呀！』

秀梅的臉騰的紅了，她正在說婆家，就要下書定準了。別人聽了都不忍，說：『碍着人家了嗎？你不叫人家尋婆家，你有漢子好等着，叫人家等着誰呀！』

秀梅站起來，望着小五說：

『我不是和你賭氣，我就不尋婆家，我們等着吧。』

別的人都笑起來，秀梅氣的要哭了。小五站不住走了。有的就說：『像這